



答南堯澤居士問七則

問一：禪宗大德所說：「佛之一字，我不喜聞」。此種說法，與頑空或「損滅執」有何不同？即使說者原意並非頑空，但後學者不解其意而誤入頑空之途，豈非極為危險嗎？

答一：此對宗門行者之鍼砭，禪家注重單刀直入，指出心性；然此須悟，須證，不能言說。即真如二字，亦是文字名相，如說火非火也。行者存一佛字，自是向名相上亂碰，謬之毫釐，差以千里矣。故曰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若將此語向一般人說，是莽大夫錯用了藥也。

問二：記得看到一本淨土宗書籍有一首某祖師的淨土詩中有句：「念到心空佛也無」，照此說法，念佛要念到心中無佛，此豈非與「憶佛念佛」「念念從心」以及「心憶佛，口念佛，耳聽佛」，之意義相違了嗎？且照學人自己的經驗，如真的實行「念到心空佛也無」那麼魔就空佛也無」，其真義何在？根據淨土宗那一部經典？敬請長者詳為開示！

答二：念佛之法有四：「持名」僅是其一。即以此而論之，先由淨念遣

妄念，功夫熟時，淨念之相亦無，所謂無念而念，無念即常寂，而念即常照，此之謂「實相念佛」。乃次第漸進之功，非一蹴而成之事也。至「憶佛念佛」「念念從心」「心憶口念耳聽」等，皆說因地；「念到心空佛亦無」，是說果地，並不矛盾。此句「到」字「心」字，並大須着眼。心作念頭講，倒是得到，若一念俱無，尙何有佛？此「佛」字指念頭所念之「佛名」，念頭既無，真心真佛顯矣。小本理一心不亂，即此境界。倘仍懷疑，再舉一喻：「有念有佛無碍土，無念無佛常寂光」。

問三：學人思想雖傾向理論之相宗，及實行之淨宗，但對於談空之金剛經，心經等般若經典，亦甚喜歡。如金剛經云：「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既云「生其心」，當非頑空。可是古今大德之一部份言論，學人常感覺得有違反佛意墮入頑空之嫌。如古德云：「佛說一切法，爲除一切心」；如果「除一切心」，那麼掃除了菩提心，掃除了慈悲心，不是糟蹋了嗎？常見一部份俗念佛徒，心腸鐵硬，見苦不救，是否中了「除一切心」之毒？那麼所謂「佛說一切法，爲除一切心」是否亦有頑空之嫌？是否亦係「損滅執」？

答三：「爲除一切心」之心字，指妄念說，念皆是識上之分別，如第六識之分別此易體會者，至七識緣八識之見分，則甚微細，不易知矣。必到一切緣影皆無，真心方顯，故曰須一切皆除。此亦宗門究心功夫。至云菩提慈悲等，實乃性中本具之德，障不破多隱而不現，實無

法除去，故除者非指此等。彼見

苦不救者，正是性德未現之過，並非已將菩提慈悲等除去也。又我輩是一切不受，又豈肯接受什麼靈？

問六：已故的法師法師生前曾著「有研究」一文，大聲疾呼的糾正一般僧俗佛徒中了空毒；所以法師提倡「有之研究」，實深合我心，可是今日佛學園地，仍是空毒遍佈，奈何奈何！

答六：法師糾正何種之空？提倡何種之有？佛學園地，何種議論是空毒？均未見示，不敢率答。應知空有問題，乃佛家主要學說。發揮至精至盡。蓋真空妙有，非二非一，在體相事理上可分別言說之，在實際上却不能打成兩橛，心經之「色空不異，色空即是」四句；楞伽之「五法三自性」圓成實性等，訓詁皆明，若能下一番功夫，自不至執空執有。所宜呵斥者，謬解佛法之世俗妄有頑空而已。

問七：某某法師所註八識某書在意表中，將獨頭意識分爲「定位、夢位、亂意位」等四種。但學人讀太虛大師所著「八識某書講錄」只云獨頭意識分定位、散位、夢位，等三種，並無「亂意位」也。而某法師之著作將獨頭意識多加了一種亂意位，未知他根據何在？又該書十八頁某法師認爲臨終招感瑞相見彌陀金臺迎接，亦是獨頭意識中亂意位之似亂意。學人對於此點，期期不以爲然。何則？蓋獨頭意識者，乃不與前五識同俱之意識也。而淨宗行人臨眼終見彌陀來迎，乃眼識與意識同俱之明了意識，何謂亂意位之獨頭意識乎？耳聞天樂鳴空，亦爲耳識同俱之明了意

窗子，中空毒尙是進步中的錯路，此尙談不到。眞中空毒之人，大概是一切不受，又豈肯接受什麼靈？

問六：已故的法師法師生前曾著「有研究」一文，大聲疾呼的糾正一般僧俗佛徒中了空毒；所以法師提倡「有之研究」，實深合我心，可是今日佛學園地，仍是空毒遍佈，奈何奈何！

識，均不得謂獨頭意識，今某法師竟認淨宗行人臨終瑞相，屬亂意位之獨頭意識，似甚錯誤。且亂意位之獨頭意識，乃指一種神經錯亂之精神病也。今其法師謂臨終見彌陀是似亂意，無異說淨宗行人臨終見彌陀，不過是一種類以精神病的神經錯亂而已，豈非錯誤乎？

答七：臨終瑞現，謂爲意識，自無不可，以其往生多有帶業耳；指係亂位，區區讀經甚少，未之前聞。僅知小本「一心不亂」「心不顛倒」，聖衆現前，及觀經九品往生，皆是定位所得；若有他講，須求教淨宗夙德。要知山下路，當問過來人。

彰化許再興居士問五則

問一：依書所言，世界以須彌山爲中心，未知須彌山是在何地何山？如世界如佛理所講，則日月運行如何解釋？

答一：須彌爲世界中心，是指一箇單位世界而言，此單位世界，環山爲四箇大星球，八箇中星球，數萬小小星球等，下至空輪際，上至初禪天，是其範疇，我居之地，乃四大球之一，可知此須彌山非指此土矣。佛典所講日月繞須彌山，若明此山不在此球，則日月運行，已無疑問。蓋科學家以此地球屬太陽系，佛典以此地球（南瞻部洲）屬須彌山，中心目標雖異，其理與事則相通，有何關係？

問二：佛力六神通是否真實？現今有如此高僧否？而科學上其所以然又如何解釋？有專門書籍否？與禪理有何關係？

答二：豈必佛有神通，其他外道亦有神通，不過無漏盡通耳。此有因報

所得及因修所得二種，修得者乃得定以後之境界，然佛家注重漏盡一通，此通不得，若現他通尚有招觸之虞，今未必無是高人，但有通者多養晦韜光，決不顯示，科學當分精神與物質兩系，只迷信物質者，自然不明其理。

問三：愚徒雖未能通曉佛理，却也自少喜弄拳術，因而性趨禪，具有絕大信心，是否應該？合法否？

答三：拳術乃身體之修養，佛學（居士恐不解禪此處改稱佛學）乃心性之修養，各不相妨。

問四：禪宗如何着手研讀？據何書典？

答四：初步看書，宜永嘉禪宗集，證道歌，小止觀，再進六祖壇經。

問五：近報載南部來一異教，專弄奇術，吾佛中能人理應查其究竟，以正民心，未知老師意見如何？

答五：弄奇術者，皆是邪魔外道，此是政治問題，我輩只可辭而闢之並無燭干涉耳。

岡山李永茂居士問五則

問一：諸法無我，惟列不生不滅之阿賴耶識，不稱是我嗎？

答一：阿賴耶乃無明雜染之一識，何得云爲不生不滅，至於我之一字，原有限，不能一概而論，凡夫不眞如，迷執有我，是爲顛倒，二乘滯空，迷執無我，亦是顛倒。

問二：對後面註明「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」之書籍的翻譯（爲金錢利益）是不是偷盜的行爲？

答二：他人版權，既已聲明，不許翻印，若強去翻印或譯印，便爲不與而取，自是成立偷盜行爲。

問三：念佛是願見佛的，這不是抵觸

答三：此禪淨浮屠修法之不同，禪在明心見性，得見心性，即是見佛，但心性無相，若以相求，自是邪錯。淨依經教，以心作佛，不妨相求。然佛有三身，境有四土，法身及寂土，亦皆無相，是則根本上又無不同也。

問四：念佛往生與否，盡在臨命終時之一念如何，但徹悟禪師念佛法語云「當審自檢點，日用所起之念，與何界相應者多，與何界相應者猛，則他日安身立命之處，不勞問人矣」。未知那個爲實？

答四：臨終所起之念，全係平素積習所成，事不兩歧。

問五：上品上生是帶業往生嗎？如果能够把一切的罪業都消滅得乾乾淨淨的時候，證得什麼果位呢？

答五：極樂四土，各分九品，如常寂光土上品上生，並不帶業。古德云：未斷三惑，生凡聖同居土；二惑若斷，生方便有餘土；塵沙無明若斷，生實報莊嚴土；生相無明若斷，生常寂光土。

臺北謝元甫居士問一則

問一：記得十六觀經中云：除了上品能即時花開見佛，中品及下品都要坐在蓮花中，經過相當時間，甚至要十二大劫，蓮花才開。何以彌陀經中講已生彼國之衆生，能聽空鳥等演法，能看極樂世界之各種莊嚴，能盛衆妙華供他方佛，這些衆生，如是花開之已證聖人，爲何還有凡聖同居土之名稱呢？

答一：小本略，觀經詳。略詳雖殊，其理無二。小本所云見者聞者，皆是花開以後之事。其花開後，並非盡是聖人，此聖字是指證有果者而言。如上品中生之經過七日，得無上正等覺，下品上生之經十二小劫，得入初地，正等覺初地，皆是聖果，其在七日及未得十二小劫以前，則仍是凡夫。至下品中下兩生前，只云發無上道心及菩提心，更無是證，只有待矣，所以有凡聖同居土也。

新竹舒淑婉居士問一則

問一：記得十六觀經中云：除了上品能即時花開見佛，中品及下品都要坐在蓮花中，經過相當時間，甚至要十二大劫，蓮花才開。何以彌陀經中講已生彼國之衆生，能聽空鳥等演法，能看極樂世界之各種莊嚴，能盛衆妙華供他方佛，這些衆生，如是花開之已證聖人，爲何還有凡聖同居土之名稱呢？

答一：小本略，觀經詳。略詳雖殊，其理無二。小本所云見者聞者，皆是花開以後之事。其花開後，並非盡是聖人，此聖字是指證有果者而言。如上品中生之經過七日，得無上正等覺，下品上生之經十二小劫，得入初地，正等覺初地，皆是聖果，其在七日及未得十二小劫以前，則仍是凡夫。至下品中下兩生前，只云發無上道心及菩提心，更無是證，只有待矣，所以有凡聖同居土也。

且不測矣，亦須慎之！

